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中庸第三十一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天

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



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之謂道  
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曰教  
道也者不可須

更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  
是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更離

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者慎其間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規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

此出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行之至也位

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疏**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道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

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

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信是天然性自然故云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

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於下是修道之謂教也  
**疏**天命至曰教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

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案易乾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

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爲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  
火神則禮者夏爲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  
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  
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  
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說曰性者  
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爲一  
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  
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  
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  
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  
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知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  
之與情似金與鏤印鏤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鏤印情  
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  
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  
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

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知與不愚  
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  
據中人七等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修行  
仁義禮知信以爲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  
道路開通於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  
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 可離非  
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  
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  
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  
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  
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況其惡事睹見而肯  
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 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  
恒恐迫畏懼於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恒懷恐懼之  
不覩不聞猶須慎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 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  
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於

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其養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

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

畏難為常行是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

其反中庸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

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子曰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

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閔無明君教之疏正義曰此

不行唯禮能為之中

一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為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為中庸容貌為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為中庸形貌為小人而心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乎 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為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以輕於道故過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

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由也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為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為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知不肖勝於愚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 子曰道其不行久矣夫者夫子既傷道之不行又哀閱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 反中至庸也 正義曰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為常是反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自以為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為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為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 子曰舜其大知也 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

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

為舜舜之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

言充也 近言而後至於中庸也 舜其大知也與

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 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

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 其

斯以為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 **舜**

之言充也 正義曰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 **子曰**

仁義盛明日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 **子曰**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

**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

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

久行言其實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無知之人行中庸之

愚又無恒 事予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

人設譬也罟網也獲謂柞櫟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

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獲陷阱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通

膺而弗失之矣

拳拳奉持之貌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

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

言中庸難為之難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曾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

之中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為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為之難也

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強勇者所好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

言三者所以為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

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為強

故君子和

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

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

貌塞或為色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問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己有強故

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庚氏云問強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  
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也而之  
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  
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為南方為北方為中國  
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 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既竟夫子遂為歷  
解之南方謂荆陽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  
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己己亦不報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  
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者衽卧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  
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  
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  
不云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  
言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  
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為南北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  
移心行強哉形貌矯然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中正獨

立而不偏倚志意強哉形貌矯然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形貌矯  
然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  
性不改變志意強哉形貌矯然 此抑至強貌 正義  
曰此抑女之強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強又見南  
方之強又見北方之強唯抑而之強未見故知此經所云  
者是抑女之強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  
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  
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改變己志以趨  
會於時也云矯強貌者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強貌也 子  
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  
如攻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  
身而行僞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耻之也 君子  
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廢猶罷止  
也弗能已

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之隱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此君子之

道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焉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

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天地之大

也人猶有所憾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詩

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猶

君子之道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謂匹夫匹婦之

所知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

所行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偏於

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

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

有所述焉吾弗為之矣者耻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為

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素讀如攻城攻其所

僚之僚 正義曰司馬法文言身隱而行危請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 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 **注**不為時人之隱行 正義曰謂作能之 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值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為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雖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 **注**唯舜為能如此 正義曰知者史記云舜耕于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是不見知而不悔 君子之道費而隱 **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危也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芻蕘

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至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 **注**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 正義曰士冠禮文其饗冠者贊者皆與謂干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 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為難小大兼包始可以備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易

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  
分破也 **三** 聖人盡兼行 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  
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  
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  
於小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  
之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此大雅旱麓  
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  
天是翱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  
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  
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  
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也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  
雖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  
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  
**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言道即不遠於  
人人不能行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

而視之猶以為遠 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為  
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此法不

遠人尚遠之明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言人  
為道不可以遠

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違猶  
去也 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

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聖人而曰  
我未能明

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庸猶常也言德

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為人法從禮也君子胡不慥慥

爾君子謂眾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素讀皆為係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

不失其道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援謂牽持之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則外能及物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於人

身但人能行之於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言人為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行則已

所行可以為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於己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比幽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

但近取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為遠明為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為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而求道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己身也 忠恕違道不遠也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忤也忤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遠也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善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人亦不願故也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如己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已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尸是

全臣道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已則已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常也謂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謂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之 有餘不敢盡謂己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於人 言願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願視於行 行願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願視於言也 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既願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至行乎患難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媚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雖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也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 在上位不陵

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己者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為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曰正棲皮曰鵠

**君**

**子之道譬言如行遠必自邇譬言如登高必自**

**卑**  
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

**詩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帑**  
瑟琴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子**

**曰父母其順矣乎**  
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疏**  
正義曰以上雖行道在於

己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候鵠謂大射之

侯言射者失於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

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  
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  
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  
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  
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似鼓彈琴與琴  
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  
是相好之甚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  
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誓云子則帑  
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  
帑是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 正義曰因上和於遠  
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  
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  
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己也 子曰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

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

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明猶絜也洋洋人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格來也矧况也

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况可厭倦乎夫微之顯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言神無形而 疏 正義曰此

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 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備而不可遺言萬物無

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者明猶絜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絜  
盛飾衣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者  
言鬼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  
見其形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  
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  
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  
恒須恭敬况於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  
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 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狀  
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也 誠之不  
可揜者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  
降之以禍 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夫語助也  
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  
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  
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

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  
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子曰舜其大孝

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保安 故大德必得其

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名令 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

其福惡者天厚其毒 皆由其本而為之 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栽

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為滋覆敗也 詩曰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憲

興盛之貌保安也化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子孫保之者師說

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

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王錄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案援神契云丘為制法主黑綠不代

蒼黃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天下

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質性也篤厚也

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

而覆敗之也

**注**

栽讀至曰栽正義曰栽讀如文王初

載之載者案詩大明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有所識天為之生配謂生大如此載為栽

殖者載容兩義亦得為識亦得為殖此對傾者覆之故以為為殖云築牆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昏

正而栽謂立板築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此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與盛之貌詩人言

善樂君子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為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宜

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

助也保安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為也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  
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

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武

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

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

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末猶老也追王大

起焉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

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

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

葬祭祀之禮各隨文解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為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

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為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續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續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 壹戎衣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 衣讀為殷 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為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為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為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 武王末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末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等無問尊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己之祿祭其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為大夫祭以士禮賤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己之祿祀其先人也 期

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 末猶至卑變 正義曰末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觀兵於孟津白魚入王舟是老而受命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案詩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王

迹起也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紺大王之父一名諸鬻周本紀云亞圍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公組紺諸鬻則叔穎組紺諸鬻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為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衮則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窋至諸鬻若四時常祀唯后稷及大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丞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鬻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鬻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葬之矣者以大王王季身為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祇得為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

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為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總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為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子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

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脩謂婦養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

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

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

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

也年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

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為績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疏正

曰以前經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如置物掌中也各

隨文解之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

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事者也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

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達孝之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者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

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是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者事謂薦羞也

序謂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  
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者旅眾也逮及也謂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  
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  
是下者為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  
賤也案特性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眾兄弟之後  
眾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  
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  
受爵是逮賤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末燕時以毛髮  
為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  
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 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  
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 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者若能明此序  
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 哀

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人

道敏政地道敏樹 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

夫政也者蒲盧也 蒲盧螺贏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

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 故為政在人

在於得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取人以身

言明君乃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

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

讀如相人偶之人以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 人意相存問之言

得而治矣

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

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

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

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

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者常行

百王所不變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

之及其知之一也

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

道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

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利謂貪榮名也勉強耻不若人

**疏**

正義曰此一節

明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為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為政之

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

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絕也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為人君當

勉力行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為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方者以

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 夫政也者蕭廬也蕭廬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蕭廬然也 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己身則賢人至也 脩身以道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 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己親然後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爲大 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祐助也 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 天下之達道也 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爲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爲本故云道三者爲末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 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 或學而知之謂因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 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已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 或勉強

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  
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唯三五而已也子曰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  
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

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有知有仁有

勇乃知脩身則脩疏正義曰前文夫子答哀公為政須  
身以此三者為基脩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

下夫子更為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  
事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贊天地動著龜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天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  
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則前文或學而

知之若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

者此覆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

知耻近乎勇者覆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

自羞耻勤行善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

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

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

侯也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

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

世已

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不惑謀者良也**疏**正義曰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謂接納言接

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來

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脩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

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脩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為

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

事不惑所謀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

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謂謀國家大事

此云不眩謂謀國家眾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

其文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

之則臣感君恩故為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

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來百

工則財用足百工典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

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

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

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  
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  
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  
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同其好惡不特

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惡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

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

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

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廩

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

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疏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

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

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

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

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

言於同姓既有親踈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

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

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

大有屬臣者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

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

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

同其好

惡不特

所以

既讀

為餼

廩

稍食

也稟

人職

曰乘

其事

疏

正義

曰此

一節

說行

九經

考其

弓弩

疏

之法

齊明

盛服

者齊

謂

整齊

明謂

嚴明

盛服

謂正

其衣

冠是

脩身

之體

也此

等非

禮不

動是

所以

勸親

親也

者尊

其位

謂授

以大

位重

其祿

謂重

多其

祿位

崇重

而已

不可

任以

職事

同其

好惡

好惡

勸親

親也

者尊

位重

祿以

勉之

同其

好惡

以勵

之

是勸

親親

也官

盛任

使所

以勸

大臣

也官

大有

屬臣

者當

令任

使屬

臣不

可以

小事

專勞

大臣

大臣

懷德

故云

所以

勸大

臣也

日省

月試

既廩

稱事

所以

勸百

工也

既廩

謂飲

食糧

廩也

言在

在上

每日

省視

百工

功程

每月

試其

所作

之事

又飲

食糧

廩稱

當其

事功

多則

廩厚

功小

則餼

薄是

所以

勸百

工也

治亂

持危

者諸

侯國

內有

亂則

治討

之危

弱則

扶持

之厚

往而

薄來

所以

懷諸

侯也

厚往

謂諸

侯還

國王

者以

其財

賄厚

重往

報之

薄來

謂諸

侯貢

獻使

輕薄

而來

如此

則諸

侯歸

服故

所以

懷諸

侯也

注尊

重至

其食

正義

曰尊

重其

祿位

者言

同姓

之親

既非

賢才

但尊

重其

祿位

榮貴

之而

已不

必授

以官

守也

云大

臣皆

有屬

官所

任使

不親

小事

也者

若周

禮六

卿其

下各

有屬

官其

細碎

小事

比屬

官為

之是

不親

小事

也云

既讀

為餼

廩稍

食也

者以

既與

廩連

文又

與餼

字聲

同故

讀既

為餼

稍食

者謂

稍給

之故

周禮

月終

均其

稍食

是也

引稟

人職

者證

其餼

廩稱

事案

周禮

夏官

稟人

掌

之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筭其所為之事考其弓  
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  
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  
惡者則減其食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

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一謂當豫也跲躓也  
疚病也人不能病之

**疏**正

日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  
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  
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  
流行不有躓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為事之  
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  
也言欲為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

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

病之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定  
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

可得而治矣

獲得也言臣不得於  
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乎身矣

言知善之為  
善乃能行誠

**疏**正義曰此明為  
臣為人皆須誠

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  
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  
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

云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說有大

**疏**

正義曰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

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

性是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間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脩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誠 博學之審問之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此勸人學誠其  
身也果猶決也**疏**正義曰此一  
經申明上經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  
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  
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  
覆上博學之也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

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有弗辨辨之弗  
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  
篤行之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謂他人  
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  
言己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 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為此百倍用功之  
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由至誠而  
有明德是聖人之**疏**正義曰  
此一經  
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  
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 自誠明  
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  
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者  
此說學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

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  
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  
至誠則能有明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  
人由身聰明習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  
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  
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  
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

大**疏**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  
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為聖人也為能

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  
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  
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  
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由  
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  
**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謂自明誠者也  
致至也曲猶小小之

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  
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  
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習  
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  
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  
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然

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 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衆 動則變變則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為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為善人無復為惡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為能化惡為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 其至善也 正義曰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致誠是賢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次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可見也云著形之大者也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 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

平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

亦先也禎祥妖孽著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

占前右冬 疏 正義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

占後右 至誠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

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家國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

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  
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  
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桑  
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以吉凶先見者  
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孽謂凶惡之  
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妖傷之傷若魯  
國鸚鵒來巢以為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  
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見乎  
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著龜卦兆發  
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者禍謂妖孽福謂禎祥  
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  
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  
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云雖其  
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正義曰鄭以聖  
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  
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

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  
由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德此妖孽為有至誠  
能知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  
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二川皆震為周  
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  
有神降于莘莘號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  
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  
擣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  
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是內史  
過有至誠之德神為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為至誠能  
知者出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言人能至誠所  
以自成也有道  
藝所以疏正義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  
自道達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  
也若人有道藝則能自道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

為貴言貴疏正義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為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

曰此經明己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己而已又能成就外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與立故云成己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猶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問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開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徵猶效驗也此

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徹

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

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驗也

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徹

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

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驗也

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徹

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

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驗也

以其久行故有徵驗 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 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

其長久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

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 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

要在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言至誠無

萬物多 疏 正義曰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無數也 負載於物 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

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 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

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 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 悠久無疆疆

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

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長久故反覆言之 如此者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為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

所施為而道德成就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

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壹言而盡也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

此之故能生殖眾物不可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著見成功也今夫天斯昭昭

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

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

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

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天之高明本生

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為至誠者亦如此乎昭

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

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是

與正義曰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狹小

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之多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地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言多

少唯一撮土振河海而不泄者振收也言地之廣大載五岳不為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

山之初小唯一卷石之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

下皆言為之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為高水或眾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 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已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 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 易曰君

子慎德積小以高大 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辭案大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為升也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育生也峻高大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

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

充滿之貌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天 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聖人優

優然寬裕其道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 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

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 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也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

崇禮

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

習之謂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

而至誠也

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



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微言無微不至盡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温故而知新者 言賢人由學既能温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 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温讀如煇温之温 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温也又有司徹云乃焚尸俎是煇為温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温者謂賢人舊學已精孰在後更習之猶若温尋故食也 是

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保安 疏 正義曰此

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與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丞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 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子曰

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 反古之道謂

不知今王之 新政可從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官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孔子謂其時

雖有其位苟無

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亦不敢作禮樂焉

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疏**

正義曰上經論

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己以此之故不敢專輒制作禮樂也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非天子不議禮 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 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官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 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

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 **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 正義曰孔謂孔

穴孔穴所出事有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 子曰吾

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

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三重三王之禮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

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

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

為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

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為登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

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

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

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射厭也永長也

疏

正義曰以上文孔子身無

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

則為天下之道行則為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于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己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

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

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共贊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

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

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真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為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為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為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

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 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是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繆也 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為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 知天至同道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道陰陽生成萬物今能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

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神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鄭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神以生成為功天地亦以生成為務是鬼神之狀與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者解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世同道也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為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常 仲尼祖述堯舜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譬言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言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彰

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

熹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候也大德彰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熹或作燾

唯天下至

聖為能聰明叡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溥博淵泉而時出

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

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

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

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

曰配天

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唯天下至

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夫

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忱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

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

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絀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絀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君子之道淡

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

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詩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遁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君

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

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耳猶不愧於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故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

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大平和合無所爭也是

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顯也言不顯

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謂諸侯法之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

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

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

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

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

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

下龍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脩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

經緯文三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

吾志至之異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考

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

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

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

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

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十四年

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為為春秋曷

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為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為春秋之意何休云

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

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

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

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

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

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

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二彗東出秦政起胡破

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

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  
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  
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  
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  
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  
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  
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  
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  
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  
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  
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舉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  
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  
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為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  
案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  
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  
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

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  
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  
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  
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  
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相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  
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相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  
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  
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  
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  
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為曲說今略而不  
取也云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  
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  
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 譬如至大也 此明  
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 小  
德川流大德敷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  
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敷

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言夫子之德比  
並天地所以為大不可測也。唯天至別也。此又申明  
夫子之德聰明寬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  
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性善溫克和  
柔足以包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執猶斷  
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博  
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蓄聖德俟時而出日月所  
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為所  
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  
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溥博如天者言似天  
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夫焉  
有所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贊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  
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  
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  
肫肫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  
懇誠行此仁厚爾。淵淵其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

淵淵然若水之深也。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  
其若如天也。注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正義曰此大  
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肫肫然懇誠不  
已厲王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論夫子之德深大如天此經論唯  
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  
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  
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  
明凡人不知也。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以前經  
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  
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  
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絀加於錦衣之上絀禪也以  
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褰衣此云尚  
絀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褰裳又與定本不同者  
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故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

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 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  
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云 君子至德矣  
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 淡而不厭者  
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 簡而  
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 温而理氣  
性和潤故温也正直不違故脩理也 知遠之近言欲知  
遠處必先之適於近乃後及遠 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  
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暗末察  
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 知微之顯此初時  
所微之事又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  
探端知緒 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以知本或暗  
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  
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  
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德亦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

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探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  
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 故君子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  
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  
孔甚也 正義曰爾雅釋言文 君子至屋漏 此明君  
子之間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  
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  
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  
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  
愧懼于屋漏之神况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  
雖獨居常能恭敬 言君至人乎 正義曰言君子雖  
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  
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  
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  
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遠之處

非人所居故云非有人也云况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况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駿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誼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假大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若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辟君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

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倫猶比也載讀

曰我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者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疏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

浩浩然後善疏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為本不用聲色

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

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

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 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此亦斷章為義 載讀至後善 正義曰案文以載為事此讀為裁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為裁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則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 表記第三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

而威不言而信

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

色

**疏**

正義曰此一篇總論君子及小人為行之本并論虞夏殷周質文之異又論為臣事君之道各依文

解之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此一節是孔子應聘諸國莫能用己心有厭倦而為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 歸乎者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君子隱而顯者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故云隱而顯也 不矜而莊者矜謂自尊大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 不厲而威者常行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 不言而信者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成通故所致如此此皆夫子自道已德而然但假諸君子 此孔至辭也 正義曰知此是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者以發首

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歸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

也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曰敬忌而罔

有擇言是在躬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言也不失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

退於衆人也 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容儀而作籛條戚施於衆人也 不失口於人者口容須

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諂私曲媚於衆人也 是故至信也 此皆覆結上文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

躬者甫刑尚書篇名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也言己外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身今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可擇去之言則上云言足信是也然則敬之與忌則是君子貌足畏色足憚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

之母相瀆也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

不盛者以楊為敬受享是也 **疏**正義曰以前經云君子貌足畏色足也楊襲之不相因也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楊衣

禮盛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楊衣是楊襲不相因也若始末恒楊襲是相因也其行禮之

時或初襲而後楊或初楊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 **禮盛至是也** 正義曰案聘

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

享之時賓禘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為禮盛故龍享為禮不  
盛故禘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龍故云之  
屬也案行享執璧璧亦是玉於時禘衣而云以襲執玉龜  
者但享時雖執璧以璧致享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享雖有  
璧而禘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禘而執圭以授  
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禘襲不相因故  
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  
縹授賓賓襲執圭是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

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  
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

饗之必樂  
**疏**正義曰以前經毋相瀆故此經明行敬之  
已至必哀  
時不可以樂倦也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

敬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樂而不敬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  
事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懈倦而不分別也  
**注**祭義至必

哀  
正義曰引之者證明此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  
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

篤以不揜恭以遠耻  
篤厚也揜猶困迫也  
正義曰慎以

子恒須謹慎以辟禍患也  
篤以不揜者篤厚也揜謂困迫也言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

遠耻者又能恭  
敬而遠耻辱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肆猶放恣也偷苟  
且也肆或為藝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

不終日  
僂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  
子曰齊戒以事

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擇日月以見君

謂臣在  
**疏**正義曰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言君子之人  
邑竟者  
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  
安肆日偷者肆謂

放恣偷謂苟且言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為苟且經  
不云小人文不具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

終日者僿可輕賤之貌言君子則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僿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若小人恒為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  
**○**擇日至竟者 正義曰知者以其經云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之時須擇日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伏於無敬心也 **○**疏

正義曰前經明君子恒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遮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以其伏於無敬心故也言數為無恭敬之  
**子曰無辭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畏懼也**

**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  
**也** 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 **易曰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瀆之言 **○**疏 正義曰前

侮至於死云此明君子無相褻瀆 無辭不相接者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接也 無禮不相見者禮謂摯幣也摯幣所以示己情若無摯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此易蒙卦辭也蒙卦坎下艮上 艮為山坎為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為褻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

**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報謂禮也 **子曰以德報**

**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創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答也大甲曰民

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甲湯

也書以名篇胥相也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

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

正也仁亦當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

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

自己而置法以民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子曰仁有

三與仁同功而異情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

本情則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

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仁者

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右也左也

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厚

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

仁尊而不親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義

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非性也 以其與上別端故更稱子言之 仁者天下之表也表謂儀表言仁恩是行之盛極故為天下之儀表也 義者天下之制也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 報者天下之利也者報謂禮也禮尚往來相反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之者證經相報之義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者此尚書太甲之篇太甲湯孫大丁之子湯崩大甲立伊尹作書訓之故云大甲后君也胥相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以自安居也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君之與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是相報答之義也故引以結之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言子曰者廣明以禮相報之義寬身之仁者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

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 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者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 自此以下廣明仁道凡仁道有三一是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安仁者無所畏惡而自安仁道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道無畏而惡不仁者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始惡不仁今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 天下一人而已矣者言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雖天下之人廣能行此者但有一人而已喻其少也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者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己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 置法以民者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己而始乃可以施置法度於他人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此明仁道有三其功雖同其情則異以終能汎愛其功同也一則無所求為而安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於罪而行仁是異情也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

也者此一經申明同功異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汎施博愛其事一種是未可知也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者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 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 知者利仁者若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 畏罪者強仁者若畏懼於罪者自強行仁望免離於罪若無所畏則不能行仁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經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者若人之右手右手是用之便也仁恩亦行之急也 道者左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爲左也 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 道者義也義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得宜然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 義也 注 人也至人也 正義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解經中仁者人也仁謂施以仁恩言施人以恩正謂意相愛偶人也云義也謂斷以事宜也謂裁斷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義也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

傳文案彼稱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傳稱諸侯春秋執大夫經不書舍此執行父言舍之招丘何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道有至義有考者如注所云當云道有至有義有考義上脫一有字言道之所用有至一也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故云有至有義二也謂仁義之中唯有義無仁故云有義有考三也考成也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 至道以王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故云至道以王 義道以霸者直能斷決若齊相晉文以甲兵斷割可以霸於諸侯故云義道以霸也 考道以爲無失者既於仁義之中隨取其一而成之以道不違於理故云考道以爲無失也 注 有至至性也 正義曰知有至謂兼仁義者此經云至道以王故穀梁傳云仁義歸往曰王是王有仁義也又案前經道者義也是唯義爲道此經云道有至有義有考是一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

經不同者但道之為義取開通履蹈而行兼包大小精  
若大而言之則天道造化自然之理謂之為道則老子云  
道可道非常道則自然造化虛無之謂也若小而言之凡  
人才藝亦謂之為道是道無定分隨大小異言皆是開通  
於物其身履蹈而行也云考成也爾雅釋詁文也云能取  
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者以考道劣於至道又劣於  
義但能於仁義之中隨其一能成就之不失於人謂於人  
不失也云非性也者言考道勉強而行以成就之非是天  
性自然所稟者然則至  
道義道天性有之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  
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

之資仁者也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  
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異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芑枸櫞也仁  
之言事也詒

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  
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

武王美之也 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

仁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  
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疏正義曰自

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  
更稱子言之 仁有數者行仁之道有度數多少也 義

有長短小大者言義之為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  
數則義亦有數義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

之也若天性仁義者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  
則其數短而小長謂國祚久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

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 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此明性  
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憺傷怛憐愛於人故云愛

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  
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  
也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者證天性之仁其數長  
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德言豐水自然  
有芑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之事故云武王豈不仕仕  
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故云武王豈不仕仕  
芑乎詒厥孫謀者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謀謂善謀言  
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以王業遺  
於子孫 以燕翼子者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安助其  
子孫也 武王烝哉者烝君也言武王有為君之德哉  
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長  
也 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  
義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邶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  
絕初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閱閱容也言我今  
尚不能自容被夫放棄 皇恤我後者皇暇也恤憂也言  
我有何間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

行者唯在我當身之上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  
唯望終竟一身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  
大仁義並言此獨說仁者以仁事為重故舉仁言之則其  
義可知也 芑拘至之也 正義曰芑拘繼爾雅釋木  
文孫炎曰則今拘芑也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  
孫謂子孫也云以安翼其子也者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  
翼助其子孫案詩箋以詒為傳以孫為順以翼為敬言傳  
其所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  
與此乖者引詩斷章此經云數世 子曰仁之為器  
之仁故以為子孫而翼成之也

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

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

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以先王成法儷度人則難中

也當以時人相比比方耳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圖之惟仲山甫舉之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愛莫助之

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

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子曰詩之好

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

而后已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子曰仁之難

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故仁者

之過易辭也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唯聖人無過子曰恭近

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

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

失之者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詩云温温恭人

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

之言能成仁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是故聖人

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

以行其言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耻聖人之言乃行也禮以節之

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

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

專心於善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

於天人也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

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

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

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

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

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

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詩云惟鷄在梁不

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鷄鷄鵝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

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為才疏曰此一節廣明仁故言子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仁之為器重者仁

是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為器重 其為道遠者以廣博覆物是為道廣遠也 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據凡庸於仁不能勝致也 取數多者仁也言於萬種善事之中論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言仁恩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 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仁為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不亦難乎言其難也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者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擬度於人欲使人必行先王成法則難可為人言人難中於古法也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者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於古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是賢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者則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已矣語助也此明仁道不可以古義責人當以時事擬人是仁恩之心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中心安靜行仁是天性仁者天下之間唯一人而已矣言少也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引詩大雅烝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者此

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也輶輕也鮮罕也克能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為重罕能舉而行之也我儀圖之者儀匹也圖謀也詩人言我與倫匹共圖謀能舉行之也 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愛惜也言唯有仲山甫能舉行其德可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記人引此者證中心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 註輶輕也圖謀也 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臺之篇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行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則後世之人瞻仰慕行也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者言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罷極而始休廢之也 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言行仁勤急忘己身之衰老不自覺知年數之不足言已雖年老謂為數淺少不復盈足猶行仁不止 倪焉

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者言形貌俛俛焉勤勞行仁每日恒  
有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后已止言行仁之道深也熊氏云  
俛焉謂前僂焉可輕賤以為字同而注異熊氏之說非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  
人人失其所好者人人謂天下眾人由仁道不成天下  
眾人皆失其所愛好之事若有仁道人皆得其所愛好之  
事所愛好者是吉慶福祥也 言仁至其志 正義曰  
言仁道不成解仁之難成久矣云人所由不得其志解經  
人人失其所好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  
志意之所好多有禍害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故仁者  
之過易辭也者以仁是善行故仁者有過其惡不甚易可  
以言辭解說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  
者全無過也 子曰恭近禮禮主於敬故恭近於禮 儉近  
仁者以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 信近情者信謂  
言語信實故近情也 夫恭寡過者恒能恭敬故寡少於  
過也 情可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 儉易容也者以

儉則寡求故易容也 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者此大  
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顏色溫溫和柔恭敬之人惟能  
為德之基也引之者結上文恭近禮其過寡少是為德之  
基也 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者謂不以己之所  
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為困病是不以所能之事  
病困於人也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者謂他人力所  
不能必欲使之能行若他人之所不能則以為愧耻故不  
以人之所不能耻愧困苦於人若能如此亦仁者之行也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者言聖人之制法立行  
不造制以己之所能謂不將己之所能以為制法恐凡人  
不能行也 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者既不制以  
己之所能但制以中人之行使得可行則民有所自勸勉  
不能者自懷愧耻如此則民得以行其聖人之言也 衣  
服以移之者言聖人用中禮而作法故制以禮信容貌又  
用衣服移大之使之尊嚴也 朋友以極之者謂朋友相  
勸勵以極致於道也 欲民之有壹也者壹謂專壹於善

道所以爲此教化者欲使民人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者此詩何人斯之篇是蘇公刺責暴公暴公讒譖於己是不愧慙於人不畏懼於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愧於人畏於天也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遂猶成也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君子之德也耻有其德而無其行者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德當須以德行之於外以接於人民若有德無行是君子所耻故云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詩云惟鷦在梁不濡其翼者此詩曹風侯人之篇刺曹共公之詩鷦是污澤也言鷦在魚梁之上能不濡濕其翼以其爲善猶如君子在朝能稱可其服亦爲善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者記是語辭言彼曹朝小人之子內無其德不能稱可其在外之服引之者以前經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

鷦鷦至有德

正義曰鷦污澤爾雅

釋鳥文郭景純云今之鷦鷦也好羣飛沈於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爲淘河也云以不濡汚其翼爲才者言凡鳥

居水中必濡濕其翼今鷦胡在水中獨能不濡其翼故爲才案詩注云鷦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猶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

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

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得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詩云莫

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樂凱

也第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其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

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

事君之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

於行也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

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是

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

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

之功以求下賢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是故君子雖

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稷天下

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

烈業也言后假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

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效也

唯欲行之淨於名也故自謂便

人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

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異於上故

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者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

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

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

涖玉鬯者謂身大鬼也檇樸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誠之君子言君子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

有君民之心是仁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

施為仁道也役為也言以此求施為於仁道也信讓以

求役禮者謂信實退讓以求施為於禮也得之自是不

得自是者得之謂得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為是之

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其為是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恒

行其是而不行非也以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也

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者此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

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莫然如葛藟之蔓草延施

于條枚之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先祖而德盛也凱弟

君子求福不為回邪之行引之者證君子以聽天命雖求福

求福不為回邪亦是其性引斷章取義故與詩文不同也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邪

之請與以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恒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

懼是不回也

多福者此詩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帝之德以受衆多之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者其德不有回邪故受四方衆國爲天子也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 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 謚以尊名者謚謂謚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跡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 節以壹惠者言爲謚之時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善惠以爲謚也 耻名之浮於行也者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爲謚者耻善名之多浮過於行恐行不副於名所以減衆善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爲謚也 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者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爲之功名所以不大尚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 過行弗率以求處情者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行之即脩改以求處其

末頁末行尾字疑衍

仁厚之道過失即改是以求處其厚也 ①壹讀至所耻正義曰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爲謚耳云在上曰浮者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云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者言君子之人唯寢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使聲譽踰越於行是君子所耻也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以上經君子耻名浮於行故此經明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爲烈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爲業豈一手一足哉者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 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者言后稷唯欲得實行過於虛名 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己之仁聖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